

雷锋短暂的一生,留下了无数精神财富。有这样一对父子,父亲张峻曾为雷锋拍照200多张,坚持不懈宣讲雷锋精神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;儿子张岩接过父亲的“接力棒”,将镜头对准“新时代的雷锋们”,同时运用多种方式,播撒雷锋精神的种子。在两代人的光影记录中,雷锋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;“雷锋们”是一个个争做暖心事的普通人。张岩说,学雷锋就是学做人,做好人,就是从帮助别人的一件件平凡小事中收获快乐。几十年来,雷锋精神如春雨般无声滋养着这个家庭的家风。

——编者

沿着你走过的路

■本报记者 李诗鹤



军林

■陈柏清

那年那时

父亲爱植树,源自他的老领导。老首长曾对他说,一棵棵树就像一个战士,土地只有站满了绿色的“树战士”,才是安全的。

父亲的部队当年从承德转驻平壤时,营地后面的北山光秃秃的,山石裸露。当地老乡说,下大雨的时候,泥沙俱下,常常冲毁道路和农田。父亲休息时常去爬北山,还喊母亲和我们一起去。他让母亲帮他用尺量,记数据。我们问:“爸爸在做什么?”母亲说:“爸爸要策划大战役。”那些天,我们很紧张,觉得北山草木皆兵。

清明节,父亲拉了许多树苗回来,吩咐我们用塑料布苫盖起来。我们好奇地问树苗哪来的,他神秘地摆手。母亲在一旁捂着嘴笑,“这是你们的面包和花衣裳。”接下来的几周,我们都吃不到面包,花衣裳更不用说。我们这才明白了母亲的话。

周末一大早,天还没亮,父亲就用柳条沾上水,挨个轻甩我们额头,嘴里喊着:“快起来,快起来,战役打响了!”我们揉揉眼睛爬起来,看见警卫班的李叔叔带着几个人在院子里已经开始忙碌了。他们把树苗抬上卡车后,父亲也上了车,临走吩咐母亲吃了饭带我们去山上“参战”。

我们到山上的时候,一棵棵小树苗已经挺立在晨曦中,像一个个小哨兵。父亲拿出了几把小铁锹。姐姐说:“看,爸爸是早有预谋。”父亲给我们量好距离,吩咐我们要找背风的、阳光好的、土层厚一点的地方挖树坑。我们挖得“吭哧吭哧”,总想早点把树苗栽进去。父亲却监督得紧,挖好的坑,要检查深度、宽度,合格才允许放树苗。如果坑里有石头,他就拿着镐头来帮忙,绝不允许糊弄过关。他说,要保证成活率,这是关键。

接下来,卡车去几里外的小河拉水到山下,我们就用小油漆桶往山上抬水。一路上磕磕绊绊,到了山上就剩半桶了。一棵树要抬近十次水,我嫌累,便藏在一块大石头后休息。父亲偷偷走过来,抓住我的羊角辫说:“我抓到一个小逃兵!”我说:“谁是逃兵啊!”刚要跑,父亲拉住我,悄悄在我手心塞了几个不知哪里来的红山枣,悄声说:“不做逃兵加油干,明年就有枣子吃!”

早春时节,阳光虽好,山上的风还凉,可我们都出汗了。父亲带头唱起歌,还编了快板:“春天到,植树好,子弟兵,把国保,能扛枪,种树草,为百姓,肯辛劳,树满山,都是宝……”老家安徽的李叔叔还给大家表演了一段黄梅戏,我们听完笑得前仰后合。欢声笑语中,小树苗一棵棵站起来。太阳还没落山,四五百棵树就种完了。我脚都走疼了,心里却希望再种几棵。父亲让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种的树编个小草环挂上,他说:“这叫责任到人。如果你们谁种一棵,就要花自己的零花钱买树苗补种一棵。”

到家洗手,刚一沾水盆,我就痛得“啊”了一声。原来,手掌磨破了。

我的眼泪“吧嗒吧嗒”掉下来。母亲给我用酒精消毒,父亲帮我缠纱布。他说:“革命战士轻伤不下火线,你怎么哭鼻子?”我说:“这是在家里,又不是在战场!”父亲哈哈大笑起来:“这个小战士不但爱哭鼻子,还爱顶嘴!”说归说,父亲在一旁一直往我手上吹风,还不住地吩咐母亲,“轻点轻点。”母亲既心疼又生气:“在山上怎么不注意?”我自己也很惊讶,在山上挖土的时候都没感到疼。

说也奇怪,别的果园,总有人路过时随手摘果子,可这片林子,从没人随便摘,就连爱啃树皮的小羊也懂得了军令似的,从不往林子里来。人们说,因为这是军林,是有军籍的林子。每年果子成熟,父亲从不私自采摘,还要求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严格遵守纪律。老乡会用毛驴车拉着装满果子的荆条筐慰问部队。父亲和战友叔叔们很开心地接受,也回送他们一些礼物。当然,我们也在发放给家里的果子中,尝到了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。只是叽叽喳喳议论哪一个是自己种的树上结的,还没定论,果子就落肚了。

父亲最后一次去看北山林,是7年前,老部队已搬迁。旧营房改作冷库,只有斑驳的绿漆依稀露出旧日模样。小山郁郁葱葱,像无数绿色的战士守护这方土地。父亲拄着手杖,仰头看着,银发如雪,笑得像个孩童。那一刻,突然有种莫名的力量涌动,我眼眶滚烫,鼻子很酸。

娘的电话

■刘绍堂

了下来。娘这电话打得太不容易了。为了给我打这个电话,她从家到县城步行10公里,回家还得再走10公里,得先挂号、再等叫号,来回要用一整天时间。

我告诉娘,部队首长很关心我和战友的成长;我被评为了“五好战士”,还当了副班长。娘说,有进步就好。她说:“俺为啥来打电话,其实就是一个意思。俺在小喇叭里常听到讲雷锋的英雄事迹,雷锋处处做好事。俺就一个心,盼望你当兵就当雷锋那样的兵!”

这时,话务员提醒,很多人等候打电话,请尽快结束通话。娘急得声音哽咽了:“我还没有说完……”

后来,指导员知道了此事,让我在全连谈体会。接着,他对全连高声道:“一位老人来回步行20公里,用打电话的形式教育儿子学雷锋做好事,这也是军民鱼水情,咱当兵人的叮咛。全连每个人都要牢记在心,当兵就当雷锋那样的兵!”

“当兵就当雷锋那样的兵”,成了全连同志的行动目标。国防施工中,学雷锋突击队不畏艰险,冲锋在前;学雷锋小组利用休息时间,清扫街道、为各户挑水,常得村民赞扬。我常回忆娘的电话,在学雷锋、做好事的行动中,浑身增添了巨大能量,处处照着雷锋的样子做,多次受到组织表彰……

家人

1966年,我们连队在鲁南的一个村庄执行国防施工任务。3月的一个星期日上午,村里一位值班人员突然来到我班,让我快到村办公室接长途电话。

接电话?我先是一愣,立即跟着来人跑到了办公室。

我拿起听筒,“喂、喂”回应着,可传来的却是“嘶嘶啦啦”的杂音。我心急火燎,急盼听清对方声音。幸好线路很快恢复正常,听筒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:“儿啊,等了好半天了,总算能跟你说话了。”是娘的声音。娘告诉我,姥爷和爸爸的身体都好,弟弟和妹妹在学校成绩很优秀,家中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。听到这些,我非常高兴。虽离开家才一年多,可真的好想家啊!

那时,城乡百姓家都没有电话,在千里之外听到娘的声音,是意想不到的喜事,也是难得的幸福事。收到家信时,有见字如面的愉快感受。耳中听到娘的声音,更有难以言喻的喜悦。

娘说:“年前收到你的信,知道了你们驻的村有电话。我就到集上卖了十几个鸡蛋,凑足话费给你打过来了。”听着听着,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

家风

春风习习,日暖花开。

不久前,张岩在位于鞍山的家里整理资料时,无意间发现了父亲张峻在1953年帮母亲马桂云手写的一份“军人干部履历书”。70年过去了,这份履历书虽然有些泛黄,但仍保存得十分完好。在张岩的记忆里,父亲就是这样细心的人。父母居住过的老屋里,到处可见雷锋的照片、雕像。几十年来,各种雷锋相关的图片资料被张峻分门别类整齐地摆放在柜子里,宛如一个小型纪念馆。

张峻对四个孩子教育非常严格,要求他们养成时间观念和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。张岩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父亲对他相对宽容一些,会给他讲摄影知识,有时候出差也会带着他。有一年春节,张岩用捡来的烟头放完爆竹后,随手将熄灭的烟头放在了口袋里。父亲以为他小年纪学抽烟,严厉教训了他。那是张岩印象里,父亲唯一一次打他。

三个哥哥全都当兵后,作为家里的“老疙瘩”,张岩留在了父母身边,成为鞍山钢铁公司的一名工人。他的小家离父母的老屋很近,平时可以经常去看望照顾两位老人。父母去世后,张岩有时候会回老屋看看,翻看父亲留下来的雷锋照片资料,回忆与父母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

60多年前,张峻是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的宣传助理员,负责新闻报道工作。他前后共为雷锋拍摄了200多张照片。

张岩是看着雷锋照片长大的。那时,张峻经常在家整理照片,张岩就站在父亲的身边看。有时候,战友叔叔来家里做客,父亲也会和他们讲起雷锋。令张岩印象最深刻的是雷锋捐款的故事。

当时,工程兵政治部接到下属工兵10团转来的两封地方来信,都是表扬一个叫雷锋的新战士。一封是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寄来的,说一个叫雷锋的战士向新成立的人民公社捐助了100元;另一封是中共辽阳市委寄来的,也说是个叫雷锋的战士向受到洪水影响的辽阳人民捐助100元。

在国家整体经济比较困难,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背景下,一个刚入伍的新

兵,拿出这么多钱来帮助别人,是件非常罕见的事情。雷锋这个名字,在工程兵政治机关引起很大反响。随后,去连队核实、采访的任务,落到了张峻的身上。

1960年8月,张峻从沈阳赶到抚顺,到达雷锋所在的运输连。经过了解,雷锋入伍后,生活上特别节俭,每月领到津贴后,除了交1角钱团费,留2角钱买肥皂,再留点买书钱之外,就都存了起来。他捐的200元,是入伍前的积蓄和入伍后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。

张峻等人经过一系列采访后,完成了长篇通讯《党的好儿子——雷锋》,送到《前进报》社。该文标题被改为《毛主席的好战士》后,发表在1960年11月26日的《前进报》头版上,署名:张峻、赵志华、佟希文、李健羽,文章还配发了张峻拍摄的有关雷锋的4张照片。随后,军区将这篇通讯发到军内外媒体。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的标题为新华社发稿的《苦孩子成为优秀的人民战士》,《解放军报》的标题为《一棵茁壮的新苗》。

二

雷锋在“解放”牌汽车前的彩色单人照,是张峻认为自己拍摄的最满意的一张彩色照片。照片上,雷锋笑着伏在汽车的头盖上,双手在擦拭车头,红牌金字“解放”格外耀眼,映衬着雷锋的红领章和帽徽上的红星,还有他红润的脸庞,连酒窝都很清晰。当时,《解放军画报》需要用雷锋照片做封面,特批给张峻彩色胶卷。这是张峻第一次拍彩色照片。

当时,国内可以冲洗彩色照片的地方非常少。张岩至今记得,当照片冲洗出来后,父亲一反往常的严肃,兴奋地给家人讲述拍摄过程中的细节,语气里甚至还带有一丝炫耀,就好像说:“瞧,我照了一张彩色照片!”

在一次次拍摄采访中,雷锋和张峻关系越来越亲近。由于胶卷非常珍贵,需要专门申领。如果拍摄私人照片,既不符合规定,也无法冲印。最终,两人没有留下合影。这成为张峻心里深深的遗憾。多年后,听说有了照片合成技术,年近70岁的张峻,特地去家附近的照相馆,请人将他年轻时的照片和雷锋的照片合成了一张合影。照片里,年轻的他们各自穿着军装,英姿飒爽,精神昂扬。这张“合影”算是圆了张峻在青春岁月未完成的心愿。

“旅客们有事都找我,但我并不感到麻烦,反而觉得荣幸。”1961年4月23

日,雷锋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乘坐火车去旅顺给海军部队作报告的经历。这次外出执行任务,上级派张峻一同随行。归来后,张峻写下了《雷锋出差一千里,好事做了一火车》,报道了雷锋在外出路上,做了很多好事,给生病的老大爷让座,帮列车员提水壶给乘客倒热水,擦玻璃窗、扫地、拖地等。因为特殊原因,列车上不允许拍照,张峻没能拍下雷锋在火车上做好事的照片。一年后,雷锋不幸牺牲了。这也成为张峻心中永远的遗憾。张峻曾多次听父亲谈起心里的遗憾。在这些遗憾背后,他感受到了父亲对雷锋的怀念。

那次在海军部队,雷锋给官兵作了忆苦思甜的报告。多年前,张峻参加解放军的消息被国民党反动派得知后,他的父亲和母亲被抓了起来,最终死在监狱里。在雷锋对悲惨童年的讲述里,张峻仿佛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遭遇。除了都有过悲惨遭遇,张峻还见证了雷锋入伍后的许多重要场景。他曾到运输连为雷锋拍照9次。第10次拍照时,张峻与雷锋已阴阳相隔,张峻拍摄的是雷锋牺牲的环境、雷锋的遗容、雷锋追悼会的情景、雷锋的墓地……多年后,张岩陪父亲接受媒体采访时,父亲提起当时的情景,说着说着,不禁哽咽了。

老屋客厅的中间,挂着一幅放大的照片,是毛主席看完《雷锋》话剧时的场景。“当上模范,去见毛主席”一直是雷锋的心愿。1962年8月15日,雷锋因公牺牲。这一年的10月,他原本将接受毛主席的接见。只是这个消息在当时还处于保密阶段,张峻无法提前告知雷锋。那天,张峻含着眼泪拍下了这张照片。“我替你圆了见主席的梦了。”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。每每读到这里,张岩的心也跟着一阵发酸。

三

雷锋牺牲后,张峻特别注意为学雷锋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拍照。送雷锋参军的老兵朱余新元,朱光斗、李素丽、郭明义等各个时期出现的学雷锋、宣传雷锋精神典型代表,以及多任雷锋班班长,都出现在张峻的镜头里。他还自费将自己拍摄的雷锋照片制作成书签,装在口袋里。乘坐公交车时,如果有人让座,他就送给人家一个。

后来,他觉得这样做覆盖面太小,就给自己制订了“留住雷锋”工程的“四个

一百”:有生之年拍摄100个学雷锋积极分子,举办100次雷锋图片展览,作100场雷锋事迹演讲,给100台学雷锋的出租车挂“雷锋照片”。这“四个一百”均“超额完成”。

那些年,张岩一直陪着张峻在全国各地进行雷锋精神宣讲。父亲去世的那天,张岩有事外出,临时由哥哥陪着父亲去宣讲。那段日子,张峻一连宣讲了好多场,身体尽管有些吃不消,却仍在默默坚持。2013年3月5日,学雷锋纪念日,张峻不幸倒在了宣讲台上。没能和雷锋拍摄一张合影,是张峻的遗憾;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,未能与父亲留下一张合影,成了张岩的遗憾。

雷锋照片展览,张岩仍然在办。他将父亲生前做的24版用于展览的照片,调整为22版,其余2版用来摆放展览所在地的学雷锋典型代表。如此一来,参观者见到他们熟悉的典型代表,更容易受到教育。张岩还是鞍山雷锋出租车的政治辅导员。他像父亲生前一样,给车队的司机讲雷锋故事,为学雷锋优秀个人拍照留念。雷锋入伍前,曾在鞍山钢铁公司当过工人。张岩在鞍钢工作期间,经常去参观鞍钢的雷锋纪念馆。有时候,他也会带雷锋出租车的队员们,一起参观鞍钢雷锋纪念馆,感悟雷锋精神。雷锋出租车如今有90多人,每年到了中考、高考,会免费帮助接送考生。车队后来与郭明义爱心团队结合在一起,每年组织队员们进行无偿献血。当地血库一旦告急,队员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援助。

“我们的社会需要雷锋。雷锋精神听起来像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,可从小一些的角度来讲,就是学怎么做,怎么做一个人。雷锋就是一个好人。学雷锋,要常态化,要与俱进。”这是张岩对学雷锋精神的理解。

没有哪一种生命比活在人们心里更长久,没有哪一种精神比引领人的成长更永恒。几十年里,张峻、张岩两代人用光影记录雷锋和“雷锋们”,持续播撒雷锋精神的种子。那在岁月里积蓄而成的家风,与时代精神血脉相连,定将汇聚更多向上向善的力量。

图①:雷锋在“解放”牌汽车前留影。张峻摄

图②:张峻生前宣讲雷锋精神。图③:张岩在雷锋出租车队宣讲活动现场的留影。

张岩供图
图片制作:孙鑫